

高阳作品集

第七辑

上册

# 再生香 大将曹彬

上海三联书店



## 《高阳作品集》自序

从事历史小说写作以来，二十余年心血所积，得书若干；计字又若干？说实话连我自己都不甚了了，约略而计，出书总在六十部以上；计字则平均日写三千，年得百万，保守估计，至少亦有两千五百万字。所谓“著作等身”，自觉无忝。

上下五千年，史实浩如烟海，所以我的小说题材，永远发掘不尽；更堪自慰的是，世界华人社会，无一处没有我的读者。有些读者奖饰之殷，期勉之切，在我只有用“渐感交并”四个字来形容心境。

行年六十有五，或许得力于凡事看得开；更应庆幸于生活在自由自在、不虞匮乏的大环境中，所以心理与生理两方面，可说并未老化；与笔续盟、廿载可期。不过今后的笔墨生涯，一方面从事创作；另一方面亦须整理旧稿。新作单行本将仅交由联经及远景两家出版事业公司印行。

与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合作的开始，在个人的创作历程中，是一块很重要的里程碑；更是一种极愉快的经验，特缀数语，敬告读者。

是为序。

一九八六年九月杪



## 楔 子

顺治八年二月初十，半年之中再度到北京的冒辟疆，在西河沿三义店卸下简单的行囊以后，立即又雇车进城，直投西四牌楼路西，帅府胡同的方家。

到方家，他是几乎不需要通报，就可以直闯上房的。方拱乾——前明的东宫官属，在新朝亦仍旧职；辅导东宫太子的衙门，名为“詹事府”，堂官一正一副，官衔以“正、少”为别，方拱乾是“少詹事”。

他跟冒辟疆的父亲冒起宗，是同年至好，而且方冒两家在“国变”时曾共过患难，彼此的子弟，以排行相称，冒辟疆比方拱乾的长子方玄成大一岁，一个叫“大哥”；一个叫“大弟”。这回“大哥”进京，对“大弟”怀着莫大的期望，所以行装初卸，便来访晤，但见到的却只是方拱乾。

“算算你也该来了。”等冒辟疆行过大礼，方拱乾亲手扶起他来问道：“什么时候到的？”

“刚到。”

“行李呢？”

“在三义店。”

“来人啊！”方拱乾道：“到三义店把冒大少爷的行李运



回来。”

“不，谢谢老伯。”冒辟疆说道：“我还是住店吧，比较方便。”

“我看你住回来的好。”方拱乾劝道：“这一阵子乱得很，睿亲王，喔，如今要称成宗义皇帝了，他的部下，什么人都有，你在那里住，我可真不能放心。”

“那，那又要打扰了。”冒辟疆问道：“睿亲王怎么成了成宗义皇帝了呢？”

“这是二十多天前的事，你还在路上，怪不得不知道。”方拱乾答说：“这个尊谥跟庙号，实在很贴切，你想如果不是睿亲王多尔袞在‘一片石’大败李自成，清兵就不能入关，这是‘成’。入国以后他可以当皇帝不当，让给侄子，这不就是‘义’吗？”

冒辟疆的心情，顿时沉重了。多尔袞追尊为皇帝，他的姬妾便是妃嫔；从古到今，除非亡国，哪有个将妃嫔放出宫来的道理？

“老伯，”他忍不住吐露心声：“看样子，我又是痴心妄想了。”

方拱乾以为他难过，同时也不免抱歉，如果不是他赞成方玄成写信给冒辟疆，远告多尔袞病歿关外喀喇城的消息，冒辟疆就不必千里迢迢，又多此一番跋涉，可是谁又想得到，多尔袞会成为皇帝？

当然，此刻只有说些安慰的话，“事情也还不至于到绝望的地步。”他说：“等大毛回来了再商量。”大毛是方玄成的



小名。

“大弟快回来了吧？”

“今天恐怕还不能回来。”方拱乾说：“内三院迁入大内了，他常在禁中值宿。”

国史院、秘书院、弘文院称为“内三院”，职掌机要。方玄成是弘文院的侍读学士，很受宠信。自从多尔袞一死，引起政局一连串的动荡不安，而皇帝虽以天赋独厚，无论体魄、心智皆与成人无异，但毕竟只有十四岁，凡事还须太后作主；内三院迁入大内，即是为了太后处事方便，只是参与密议的近臣如方玄成，可就不方便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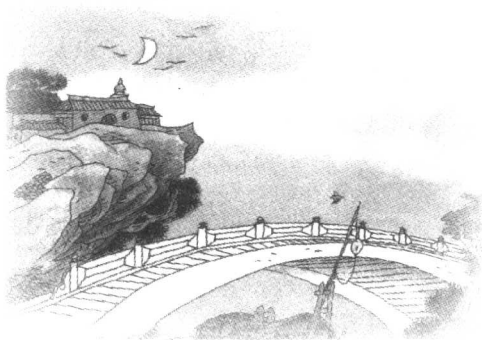
但很意外地，方玄成居然回来了，神色匆匆连跟冒辟疆多说几句话的工夫都没有，“我换了衣服，马上就得出去办事。”他将冒辟疆拉到一边，戒慎恐惧地用极低的声音说：“三五天之内，或许会有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。你稍安毋躁，静以观变。”

最后那句话，表示还有希望，这对冒辟疆自然是极大的鼓舞。可是虽知有言外之意，却苦于无从猜测，只有耐心等待。



## 再生香

- 一、『太后下嫁』之谜 / 1
- 二、『冲冠一怒为红颜』 / 33
- 三、文武衣冠异昔时 / 47
- 四、豪格之死 / 54
- 五、从龙旧事说从头 / 89
- 六、皇父摄政王 / 97
- 七、一把『刀』 / 138
- 八、『掌上珊瑚怜不得』 / 150
- 九、喀喇城之变 / 193
- 十、『辛者库』 / 206





## 一、“太后下嫁”之谜

惊天动地的大事，终于发生了，多尔衮的近侍苏克萨哈、詹岱、穆济伦卖主求荣，出首上告多尔衮生前谋反大逆。

在此以前，倒真的发生了一件谋反的大案，主角是英亲王阿济格——太祖努尔哈赤有十六子，地位高下，要看他生母的身份及本人的战功而定，两项都占优势的，就是第八子皇太极，亦就是继承大位的太宗。在太祖晚年，最宠爱的妃子称号叫做“大妃”，她为太祖生了三个儿子，即是排行第十二的阿济格，第十四的多尔衮，以及十五的豫亲王多铎。这同母的三弟兄，掌握了八旗一半的兵力，而且尽皆精粹；其中的多尔衮最得太宗的宠信，地位在诸王以上，因此，当今顺治皇帝六岁即位后，他以摄政王的身份，大权独揽。阿济格自知才具不及多尔衮亦情甘退让，但多尔衮一死，阿济格的想法便不同了，他认为应该由他来接替多尔衮的地位与权力，因而与其他诸王发生了尖锐的冲突。阿济格决定命他的儿子劳亲领兵迎多尔衮之丧，打算以武力夺权，却以操之过急，为诸王设计制服，加以监禁。那知阿济格在狱中大吵大闹，甚至纵火，诸王会议，



决定处死。

大妃的三个儿子，最先死的是“下江南”立过大功的豫亲王多铎，殁于顺治六年；接着是多尔袞；如今阿济格又死于非命，同母三兄弟一个不存，偌大的兵力自然亦为诸王所瓜分。这一来造成了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机会。

济尔哈朗是太祖的胞侄。太祖同胞手足五人，他居长；老三叫舒尔哈齐，以有异心，为太祖所诛。但他的次子阿敏、幼子济哈尔朗却为太祖所重用，专领镶蓝一旗；自阿敏在太宗年间去世后，镶蓝旗的旗主便是济尔哈朗。

当太宗去世后，皇位本应由他的长子肃亲王豪格继承，但势力最大的多尔袞力主由太宗第九子福临即位，就是当今的皇帝；当时由太祖第二子礼亲王代善主持会议，选定多尔袞及济尔哈朗辅政，但多尔袞专断跋扈；济尔哈朗含恨在心，已非一日。及至阿济格鲁莽割裂，自速其死，颇有才干的郑亲王济尔哈朗，势力地位为诸王之冠，因而策动苏克萨哈等人首告多尔袞；他以辅政王的身份，召集会议，对多尔袞作了最严厉的处置。

这件大事，在方玄成与冒辟疆初见面时，已经发动，但直到二月十五日方始昭告天下。方玄成亦在这一天方能出宫，与冒辟疆第二次见面；连方家弟兄都聚集在方拱乾起坐之处，听他谈宫闱秘闻。

先是传观方玄成抄回来的上谕。多尔袞的处分，总结一句，由追尊为“成宗义皇帝”而废为“庶人”；罪名是“悖逆”，其下又分好几款，一款是“自称皇父摄政王”；又一款是“亲到皇



宫内院”。这便引发了冒辟疆藏之内心已久的一个疑问。

“前两年，张苍水有两首‘宫词’，想来已传抄到北方了？”

冒辟疆说得比较含蓄，“宫词”之上有“建夷”二字。建州就是满洲；夷指女真族，建夷是明朝的遗民志士对清朝皇室的称呼，在北京如果公然有此二字出口，便成大逆不道，所以冒辟疆只说“宫词”，自能意会。

这两首宫词，出于在浙东舟山群岛，奉明朝鲁王监国的义师领袖张苍水之手；生死存亡，势不两立的双方，对骂当然没有好话，那两首“建夷宫词”，真可说是丑诋，第一首是咏一桩千古奇闻——太后下嫁，诗中说：大内太后所住的慈宁宫中，喜气洋洋，大摆筵席，是寿酒，也是喜酒。是公主出阁吗？不是！礼部所拟，从未有过的大礼仪注，竟是太后的大婚典礼。

“‘上寿觞为合卺尊，慈宁宫里烂盈门，春官昨进新仪注，大礼恭逢太后婚。’南边传说，太后已经下嫁给摄政王多尔袞。第二首开头两句：‘掖庭犹说册阏氏，妙选嫀闺作母仪’，匈奴的皇后，称号叫做阏氏；嫀闺当然指当今的孝庄太后。可是，”冒辟疆问：“后面两句：‘椒寝梦回云雨散，错将虾子作龙儿’，这两句就不大明白了，譬如说：什么叫‘虾子’？”

“满洲话侍卫叫‘虾’，虾子就是侍卫之子。”方玄成答说：“多尔袞无子，以他的胞弟豫亲王多铎之子多尔博为嗣，虾子即指多尔博。”

“喔，这意思是说，多尔袞如果做了皇帝，将来当然传位给多尔博，这就是‘虾子作龙儿’，可是何以谓之‘错’呢？”

方玄成笑道：“这你就要去问张苍水了。”



“大概是这么个意思。”方拱乾提出他的看法，“摄政王如果正位，则当初既然立今上为帝，将来当然仍旧传位给今上；以多尔博为嗣，是多此一举，故谓之‘错将虾子作龙儿’。”

“老伯的说法极通。”冒辟疆问道：“那么，到底有没有太后下嫁这回事呢？”

“决无此事。”方玄成说：“误会之起，必由于多尔衮自称‘皇父摄政王’之故。”

“皇父就是太上皇。”冒辟疆蹙眉说道：“这也可以‘窃号自娱’的吗？”

“你不能拿我们汉唐以来的制度，来看他们。”方玄成说：“域外的‘教父’、‘神父’，就直接称之为父；孝庄太后称汤若望即是如此。多尔衮自称皇父之父，与教父之父的意思是相同的。”

来自德国的天主教士汤若望，为孝庄太后的教父，这是冒辟疆上次来京时，就听说了的，所以对方玄成所谈，完全能够理解；这样，剩下来就只有一个疑问了：“椒寝梦回云雨散。”

“多尔衮的罪状中有‘亲到皇宫内院’一款，看来他真有盗嫂的丑行！”冒辟疆又说：“至少这首诗的第三句张苍水并未厚诬新朝。”

“是的，不过其来有自；这几天我看了许多涉案亲贵大臣的‘亲供’，才知道孝庄太后的苦心。”

看方玄成要继续谈下去，方拱乾使用手势拦住了他，“宫闱之事，只可促膝深谈。”他向次子方亨咸看了一眼，微微将头一摆。



于是方亨咸起身出屋，只听他在关照老管家方升，关闭中门，这是示意回避，以防泄密。

“话要从太祖晚年谈起。太祖有十五个儿子，大家都以为礼亲王代善居长；不是！太祖建号‘天命’以后，由‘四大贝勒’共主国事；四大贝勒是——”

四大贝勒是大贝勒代善、二贝勒阿敏、三贝勒莽古尔泰、四贝勒皇太极。除了阿敏是太祖胞弟舒尔哈齐之子以外，其余三个都是太祖之子，只不同母而已；排行是第二、第五、第八。

四大贝勒皆是手握兵权，亦就是“旗主”，代善正红旗、阿敏镶蓝旗、莽古尔泰正蓝旗；惟有皇八子也就是四贝勒皇太极，独掌正黄、镶黄两旗，在弟兄之中，他的势力最大，战功最高。

天命十一年，也就是明朝天启六年，太祖六十八岁，自知大限将至，召集“四大贝勒”及成年而有作为、被称为“四小贝勒”的子孙四人，口授遗嘱，说昆弟自相残杀，必致败亡；勉以重义轻财，“但得一物，八家均分公用，毋得分外私取。”又引金世宗训勉太子：“国家当以赏示信，以罚示威，商贾积货，农夫积粟”的话说：“尔八家继我之后，亦当如是。”太祖当时只想在白山黑水之间，自成一国，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他的子孙会取明朝而代之。

这是盛夏之事，到了初秋，精神大为不济，带了他所宠爱的大妃及大妃所生的两个小儿子，十五岁的多尔袞、十三岁的



多铎，到盛京——那时还叫沈阳——附近的清河温泉去休养，可是身子却越来越虚弱，势将不起，四大贝勒会商结果，决定将太祖送回宫中；走到离沈阳四十里，一处叫暖鸡堡的地方，太祖去世了，这天是八月十一。

去世的时刻是午后未时，匆匆入殓，由群臣轮班抬着灵柩，初更时分，赶回沈阳，入宫治丧。

其时的沈阳，到处都是哭声；及至将灵柩停放在“大政殿”，并开放宫禁，许百官军民至灵前瞻拜时，更是哭声震天，但四大贝勒却无暇举哀，他们有一件大事，必须连夜处置停当。

“请大妃出来。”大贝勒代善向大妃的侍女说：“请大妃出来受‘天命皇帝’的遗命。”

大妃在寝宫中正噙着眼泪在检点太祖平日服御的衣物，以便焚化；听说有“遗命”，不免诧异，四大贝勒是这几天陆续到达清河温泉的，每次召见，都有她在旁边，太祖交代子侄的话，每一句她都听见，主要的是宣布镶红、正白、镶白三旗，由行十二的阿济格、行十四的多尔袞、行十五的多铎分掌，谆谆叮嘱，四大贝勒必须善待幼弟。除此以外，如说还有什么遗命，她怎么不知道？也许在她偶离病榻时，太祖曾经召见他们，有所交代；可是太祖左右侍奉的“包衣”，都是她挑选来的，倘有这样的情形，何以没有一个人来告诉她？

怀着这样的疑问，来到寝宫的大厅，首先使她不安的是，除了来通报的那名侍女以外，其余在寝宫中执役的侍卫与包衣，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



四大贝勒的年龄都长于大妃；她才三十七岁，体态丰腴、鬒发如云，在一身缟素的陪衬之下，皮肤如羊脂白玉，使得大贝勒代善不敢逼视。丧次不行常礼，他只低着头说：“天命皇帝遗命，大妃一定要殉葬。”

大妃魂飞天外，摇摇欲倒，赶紧扶着桌子，闭上眼睛，支撑住了，才张眼问说：“是什么时候交代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“是七月初六，动身到清河的前一天留下来的遗命。”

“有这样的事情吗？”大妃一脸的迷惘惊恐，“这一个多月，天命皇帝一再告诉我，要好好教养我的三个儿子，又说，别以为阿济格已跟着哥哥们一起办事，到底还不到二十岁，要我格外管得紧。如果天命皇帝要我跟了去，又何必跟我说这些话？”

“那，”代善结结巴巴地说：“那也许是‘阿玛’安慰你的话。”满洲话称父亲为“阿玛”。

“你是说，你阿玛在骗我？”

这一下，代善更无以为答了，于是四贝勒皇太极闪身说道：“不是阿玛在骗大妃；是阿玛借你的口，传遗命给我们，阿济格年纪还轻，办事如有差错，应该宽恕他、教导他，不必责罚。”

“是的。”二贝勒阿敏、三贝勒莽古尔泰同声附和：“一定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可是多尔袞、多铎呢？”提到两个小儿子，大妃悲从中来，“哇”地一声哭了出来，且哭且抽搐着说：“多铎才十三岁，还离不开我。”

“天命皇帝在阴间不能没有人服侍。”皇太极流着眼泪说：



“大妃你请放心去吧！弟弟们有我照看；如果我不当他们同胞手足，天也不容我。”

大妃不作声，只是哀哀地痛哭；哭声中断断续续地在申诉：“老头！你看你的儿子在逼我；我不要死啊！我十二岁起就伺候你，辛辛苦苦廿六年，落得这么一个下场！老头，你怎么不睁开眼来看看啊！”

场面搞得非常尴尬，四大贝勒悄悄退到一边，低声商量；莽古尔泰主张采取强制手段，皇太极认为需要耐心，等大妃哭倦了，总会有句话，反正只要死咬住“遗命”二字，不怕大妃不就范。

两人的意见，大相径庭，问到阿敏，他因为是太祖的侄子，亲疏之间隔了一层，不便多说；最后是大贝勒代善，觉得逼迫不宜过甚，因而决定照皇太极的办法，尽量等待。

曙色将现，多铎早就蜷伏在一方虎皮上睡熟了，多尔袞却还睁大了一双眼睛凝望着西下的残月，内心有种大祸临头、茫然无依的恐惧，但他尽力克制着，不让他的心事表现在脸上。

突然，一双温软的手覆在他的手背上，他微微一惊，但随之而来的是令人忘忧的温馨；他缓缓地转过脸来，看到她的眼睛是润湿的。

“你在哭？”

“没有。”她急忙用手背拭一拭泪痕，复又说道：“你不也哭过？”

“我是哭阿玛。你呢？”他问“为什么哭？不要骗我，说你



没有哭；喏，证据在这里！”他一伸手指，从她眼角中抹下一滴泪水。

她不作声，但胸脯起伏得很厉害，呼吸急促，这说明了什么呢？他在想；那种大祸临头的感觉更沉重了。

“阿庄，”他问：“后面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这话他问过好几遍了；“后面”是指太祖的寝宫。从暖鸡堡一回来，他与多铎便被带到四福晋这里，而且被“禁足”了，两黄旗的包衣守住各处通路，拦着他说：“四贝勒交代，请两位小爷别出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。反正四贝勒是这么交代的。四贝勒令出如山，十四爷，你别难为我们吧！”

多尔袞很讲理，并不怪他们，也不怪他四哥，因为在他的兄长中，四哥是他最敬服的。”

“四嫂呢？”

“在守灵。”

“阿庄呢？”多尔袞说：“一座院子，就我跟我弟弟两个人；又让你们这么多人看住。莫非我四哥把我们看成犯了大罪的囚犯？不会吧。”

为头的包衣是镶黄旗的一个佐领，汉姓是姜，名叫姜文启，心有不忍；也知道阿庄与多尔袞是情窦初开的爱侣，便即说道：“我去跟四福晋请示，看看能不能把阿庄找了来陪陪你。”

阿庄回来了。他首先问他的母亲；阿庄不明就里，答一



句：“我没有瞧见。”

“怎么？我娘不是在陪灵？”

“没有。听说在寝宫收拾天命皇帝的东西，预备‘丢纸’。”

“丢纸”是满洲话。人死以后，将他生前一切使用之物焚化，以便在阴世照样享用，便叫“丢纸”。其中又分“大丢纸”、“小丢纸”，小丢纸是焚化衣饰什么；下葬以前还有大丢纸，将死者生前所住的整间房屋，包括内中的陈设付之一炬。

“你知道不知道，我四哥为什么把我们关在这里，不许出去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阿庄想起她姑母——四福晋的告诫，顾而言他地说：“别老提这些我不知道的事；咱们聊聊别的。”

“你说，聊些什么？”

阿庄想了一下，突然说道：“恭喜你啊！你也成了旗主了。天命皇帝给你的是哪一旗？”

“正白。”多尔袞说：“多铎是镶白旗。”

“这样说，你们三弟兄一共得了三旗！大妃好福气。”

多尔袞心中一动，三旗兵马合在一起，可以做些什么事？首先想到的是，打起仗来，一定顺利。四哥的战功多，就因为他的兵马多，但也不过两旗；那么有三旗岂非就会比四哥立更多的战功？

这样转着念头，雄心大起，他很起劲地说：“三旗兵马交给我一个人就好了。”

“你真是贪心不足。”阿庄笑道：“你才十五岁，就想一个人得三旗？”



“我不是想得三旗，我是说三旗交给我一个人来指挥；那时候你看，打到哪里，胜到哪里。”

阿庄显然为他所鼓舞了，痴痴地望着他，好一会才说：“那时候，你一定骄傲得什么人都不放在你眼里了。”

“不会的。至少对你不会。”多尔袞扳着她的肩，闻着她的头发，轻声说道：“那时候，我要到科尔沁旗去求婚。”

“想娶我姊姊？”阿庄故意这样问。

“你姊姊比我大，我不要娶个姊姊做老婆。”

“我姊姊长得美。”

“不见得。我看是你美，我要娶你。我一定要娶你！”多尔袞兴奋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一把抱住阿庄，没头没脸地闻她的脸。

“不要，不要！”

正在挣扎着，忽然听得大喝一声：“你们又在亲嘴了！”

声音虽大，却很稚气；转眼看去，打了一阵瞌睡、突然醒来的多铎，像只猫头鹰似的，睁一双圆鼓鼓的眼在瞪着他们。

两人一惊，身子自然松开了；阿庄走到多铎身旁，在虎皮上坐了下来，只说得一个字：“睡！”接着便将多铎一把搂住，他驯顺地享受着“小姊姊”怀中的温暖。

等将多铎哄得熟睡了，她将他轻轻放倒，仍旧与多尔袞偎依在一起；“阿庄，”他说：“我想去看我娘。”

“有事吗？”

“阿玛去世了，我娘一定很伤心，我想我在她身边比较好。”